



路史第六卷

廬陵羅

泌

男

莘承命註



禪通紀第九

史皇氏

倉帝史皇氏

倉頡廟碑作蒼非是按蒼氏出於蒼舒倉氏出于倉頡論衡倉頡字盡作倉春

秋時有倉葛字不從草

名頡姓侯岡

見地記

龍顏

春秋命曆序

侈哆見內

簡四目靈光

廟碑云蒼頡天生德於大聖四目靈光為百王作憲其銘曰穆穆聖蒼熹

乎六年立按春秋演孔圖及春秋元命苞叙帝王之相云倉頡四目是謂並列頡帝戴于是謂崇仁帝倍

戴于是謂清明堯眉八采是謂通明舜目重童是謂無景禹耳三漏是謂大通湯臂三肘是謂柳琴文王

西乳是謂含良武王麟齒是謂剛強不及人臣也故
 索靖草書狀曰聖皇御世隨時之宜倉頡既王書契
 是為而世紀乃言昔帝史官倉頡取象鳥迹始作文
 字記其言動策而藏之名口書契妄也有辨見發揮
 上天作令為百王憲昔周初有於倉頡墓下得石刻
 云上天作命皇辟迭王或云叔孫通識十二字而不
 傳妄也任昉云周人不能辨而斯通識之余不信者
 詳攷二句乃寇謙所纂黑帝安和國王禁文也寔有睿德生而能書隨巢子
 產而能書亦見淮南修務訓及受河圖綠字河圖王版云倉頡為
 山臨于玄扈洛汭之水靈龜負書丹甲於是窮天地
 青文以授帝謂蒼頡陽虛山在上洛於是窮天地
 之變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羽山川掌指
 而初文字形位成文聲具以相生為字字孳也言滋
 孳孳同故乳牛以正君臣之分朝廷以嚴父子之儀
 羊日字牛字羊字

閨門以肅尊卑之序鄰里法度以出禮樂以興刑罰

以著為政立教領事辨官一成不外于是而天地之

蘊盡矣倉頡所制乃古文蟲篆孔壁古文科斗書即

倉頡至周宣皆倉頡之體也宣王紀其史籀始作大

篆十五篇號曰篆籀與倉頡二體所謂古文因而用

之衛恒云倉頡造書因而遂滋則謂之字字有六義

至三代不更改故孔穎達云倉頡至今字體雖變而

六體之本古今不易漢志云倉頡多古字俗師失其

讀宣帝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

子杜林始為作訓子雲因作訓纂此書斷所以謂呂

氏書言倉頡造大篆為非謂若倉造大篆則置古文

之怪哉圖書文章與作書何異使天地鬼神惡人作書則圖書出乃无此怪或倉頡作書適字之會尔蓋一說也
文字備于以存乎記注乃著績別生正名字號而升封于介丘紀文字以昭異世而文亂日昌矣河
真紀鉤云王者封泰山禪良父易姓奉度繼典崇功者七十有二君管子墨子亦言封禪皆在先秦春秋之謂之盛宗其事可知矣惟後世日之以告太平為可惡爾按白虎通義云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報告之義也必於太山何萬物交代之處也必於其上何因高告高順其類也言封禪者莫此為近豈謂太平不敢歸已推德于人哉云推德于天乃所以為有已皆腐儒之見也夫以唐虞之盛猶曰四海困窮今乃自述太平不遜於天地其享之乎勒石紀號者特帝王之顯名爾亦非勒功德以示來世知此則知封禪亦無多事也史皇始備文字故首封禪紀文字此皆可得而知者世儒謂可廢者特不詳其本哉亂百有一十載見渾天記廬陵縣化仁山

境舊有脞祠有倉頡像羅烈宰邑治學先公侯擊陽徙其隸于學四日龍衮古扁猶為倉王誤矣武人開封之祥符故浚儀縣即春秋之陽武高陽鄉之吹臺地記開封縣東北二十有倉垣城及廟墓輿地志云城臨汴西北有倉頡墳城別仙臺郡國志云倉頡師曠城倉頡與師子野所造繆也時宜無城或後世緣其所都名之邪然按姓纂倉頡氏馮翊人則其後世氏倉頡終葬衙之利鄉亭南書人裡之皇覽云頡者為之爾增高六尺學書者皆往上姓名投刺祀之不絕九域志鳳翔有倉頡廟今長安西南二里宮張村有三會寺者記為倉頡造書之堂斯亦未必然豈亦馮翊者為之歟或書生習書之所也論衡云學書者諱丙日云倉頡以丙日死按古五行書倉頡丙寅死辛未葬蓋五日始葬或疑其時未有甲乙然世皆言大撓作甲子而伏羲已有甲曆出于後有倉氏史氏侯氏侯岡氏夷門上古特來可執

氏倉頡氏

姓纂有倉頡氏姓書更有頡氏豈後世之姓孔名丘者邪今故不取倉史夷門見姓

苑等按漢上谷長史侯相碑云侯氏出自倉頡之後
逾商歷周各以氏分或著楚魏或顯秦齊卿士為斯
其胄也然自春秋而下諸國皆有侯氏故姓纂以為
晉後而侯成碑謂鄭共仲賜氏曰侯厥後宣多以功
佐國因以為氏然祀之後與魏侯奴氏湯
侯氏古引氏侯伏侯氏亦並為侯氏云

嗚呼圖出河書出洛天地之所以異聖人也而其
末流禍天下亦深矣三代而上用而不恃文字之
所用墳典鬲彝之外亡施焉二代而下有說命有
政典然後文字亡所不用既著文字而六經託六
經之託聖人之不得已也降至後世句連苦窳牢
茹苦畢而後淫辭詖說始蔓羨霄塊間美奇宅之
自如秋茶而民亡所措手是章句之學如凝脂而

士不知所稅駕文者侮俗而姦者舞文至於讀易
上姦誦詩扣家亡所不至人皆郵之而不知所郵
者彼市秩夜哭謂鬼亡知吾得信諸

栢皇氏

栢皇氏姓栢名芝

上清三天列紀云上清真人姓栢名芝乃中皇前人是知栢乃姓也

莊子六韜人物表亦皆從木傳或作伯字云借用栢斯失據矣

是為皇栢

三墳書云伏義上相

共工下栢皇栢妄也其失源於班固應劭叙于伏義之後故爾後世以為襲伏羲之號或云其佐皆失之

莊周所記封禪之帝叙次可以見矣

出搏日之陽駕六龍

春秋命曆叙云皇伯登出

搏桑日之陽駕六龍而上下乃栢皇也

以木紀德

命曆叙

為而不有應而

不求

于齊晉武革命論云栢皇栗陸為而不有應而不求執大象也莊子曰獨不知至德之時乎栢

皇栗陸之時 立于正陽之南是為皇人山 方志華夷圖謂之伏

義山輿地廣記皇栢山在開封陳留縣 其後為栢 今蔡州西平古栢國春秋時栢子之封

有栢氏 風俗通云栢皇氏後 栢常為黃帝地官栢亮又為顓裔

師栢昭為帝譽師堯治天下有栢成子臯立為諸侯

堯授舜舜授禹栢成子臯辭為諸侯而耕 一作子高通變經老

子言自開闢以來千二百變 逮周之世有栢罔為太

僕正又有栢侯氏栢常氏白侯氏 按漢尚書郎白侯

禹吳張昭師白侯子安云栢侯之轉

學者皆言五運尚矣自伏羲以來以斗精受命者

七神得間氣而生者又二十有八所謂三十五際

者也而終始之傳乃謂大庭栢皇悉有所紀何邪

天地之大者在陰陽而五行為之飲同符合證各

象其類興亡之錄以次相代豈偶然哉是以皇天

眷命必先幾見于下民聖王感運而興必求合德

以為之表昔者黃帝之世天先見大螻大蠶黃帝

曰土氣勝土氣勝故其色尚黃其事則土及禹之

時雨金櫟陽禹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事用金然

其受命荷帝玄王故其色尚黑下至湯代金刃先

生於水湯曰金水勝金水勝故其色尚白其事則

水及夫武王火鳥流社武王曰火氣勝火氣勝然

其表在木火生于木故其色尚赤其事則木類固
相召箕麗而風畢動而雨雲從龍風從虎其氣炎
則有以取之矣伏羲高辛俱感巨跡神農唐堯俱
感赤龍黃帝有虞咸因大虹少昊伯禹咸繇流星
與夫搖光貫月而麗顛湯若有同於卷鑰者殆叵
信邪抑又取之劉季斷蛇而還感赤龍叔達繼水
而復驚靈跡顧豈有司之者哉往哲遺疑然物之
來固可得而知也蒼姬祖弃既本跡瑞儻先湯脩
嗣羸俱膺玄鳥之祥孰難見哉弃后稷周木德之
祖仲司徒商水德
之祖女脩羸
泰水德之祖要要草蟲起起負蝻龜鳴洋隈鼈應

中馬麓截玉梧桐斷角承石取鐵毒冒喙裙娠
臨門彩味茂嬪在軍臯鼓噓嬰媿號毋乳出匏血
動瘡矣發蠶餌然而商絃絕綠類而升固有不期
然而然者狼狽齒雀離矢中彙彙使虎伸蛇令豹
止搏勞施蛇守宮弭蠶唐郎捕蟬即且甘帶故曰
道之制在人物之制在氣其生以是乃或闕乎其
數矣若夫距王而興不能復禹之迹者非道殘百
年之命則五神之餘氣也張說論唐數禹以金德
而得生數湯以水德武
以木德而獲成數伯翳之命中天而堯裔以火德
承之是以傳世數再三百李唐以土為紀有統亦
當千緯以入元三百四歲為德運七百六十歲為

代軌千五百二十歲為天地出符四千五百六十
歲為七精反初以文命者十九而衰以武興者六
八而謀天人相應若合符節劉氏唐書云王勃精於推步作大唐千歲曆言唐德靈長合承周漢運曆不應近承周隨短祚大旨謂以土王者五十一代一千年以金王者四十九代九百年水王者二十代六百年木王者三十代八百年火王者二十代七百年乃天地之常期符曆之大數自黃帝至漢皆五運之真主五行既匝土運復歸平唐因魏晉至周隨咸非正統五行之沴氣也是亦而正統之論煩結至於相承天張說等之佞尔
次共工羸秦俱不得造而魏隨五代仍去仍留遂使應運之王當南反北人符天瑞不得其時稽之作者之猷不如太上之無也

中皇氏

中皇氏封禪之帝也

或云即中黃古有中黃子道家有中皇經叙釋云中黃真人者

九天之尊始自人間登於聖路即胎截論也中黃子之言曰天有五方地有五行生有五音物有五味色有五章人有五常故天地之間有二十五人焉上焉者五其次亦五中焉者五其次亦五而下焉者又五上之於下人半焉聖人所以駭天下真人未嘗過焉賢人所以緩聖世聖人未嘗觀焉蓋道之不相謀者也亦見文子而靈樞言伯高對黃帝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乎五人亦應之故有五五二十五人之政蓋本于此國朝編類地理有中黃子隱伏上清列當紀云中黃之書白帝藏之瑤臺非有秘錄者不得當

是時人結繩而用之

莊子云昔廣成氏大庭氏桓皇氏中皇氏當是時人結繩而用

之周所叙乃

居皇人山之西是為崧鄙山

地記謂之三皇山圖

經同在孟

一曰中央氏

見六韜等傳記以謂虞氏之樂有五典掌其中央者以中

央爲氏妄矣按虞樂乃五英郎帝佶之五英言五行之英華也故姓書有中英氏與中央氏別此蓋又繆以央爲後有中央氏中黃氏

封禪有矣古者五載一巡狩而每姓一封禪封禪帝王易姓告代之大典也一單之饑鞠人之養也受之於旅且猶有謝而况得天下乎然則歷世而來開山命曆握河登紀者之所以攀嵩緣岱而對越乎清極豈苟然耶固所以告成功也是故皇非創業則巡告而不展三代八十四王歷年千九百三十其行之者禹湯成王而已它君曾未之行武宗中宗宣王亦未之行豈惟懲國度戒誣瀆哉繼

世成守顧無得而謝也一自夷吾設祥瑞之說峽齊君諸儒爲必俟秦平之言難秦帝而後中材之主誤其美稱不原其本苟存華觀至一代而數封中間妄引昌輝假稱董萑隲肅然除蒿里以誣瀆乎清寧者武接于中植矣孽臣豔后穢挺高岱先王之禮意果安在邪咄哉末世之君不知夫禮而必欲行封拘儒辟者不知夫禮而必曰勿封奚必爾邪創業之辟苟當乎世講禮找費行其所謂代一之舉則嗣君無事於襲爲矣君欲行之則盍反其本乎惟毋致羊皮雜貂裘之譏可也不然無重

發陳莊伯之歎

大庭氏

大庭氏之膺錄也適有嘉瑞三辰曾輝五鳳異色

甲開山圖六帖都于曲阜故魯有大庭氏之庫昔者

黃帝濟于大庭之館茲其所矣

東隅高 二丈 治九十載以火為紀號曰炎帝 後世以其火

神農因復謂神農都魯安也外紀知不可合乃以神

農為大庭而謂與包義後大庭氏異而為二大庭益

繆 後有大氏大庭氏 賢傳云古天子 大填為黃帝

師大山稽為黃帝司徒唐代勃海尚其世也 唐勃海

量莫大於齊人而彼蒼為宰聖人在上情欵通乎

人德惠加乎物則欣欣焉為之不可致之祥下甘

露出醴泉三辰曾輝五星循軌歉歉然為聖人延

禧而永卜及有夫道則先出災患以憲示之不知

自省又出變異以恐懼之尚不知變乃弗復告而

譴極以隨之是何數數然邪昔者秦皇倉帝大庭

無懷之時清明之感上行而際浮下行而極幽故

天不愛道地藏發泄而人化神伏戲神農之世其

民侗儂冥冥躡躡不知所以然是以永年黃帝唐

虞之代其民璞以有立職職植植而弗鄙弗天是

以難老末世則不然煩稱文辭而實不效智諂相
誕而情不應一憚于上而群有伎心者旋攻之于
外是以父哭其子兄服其弟長短頡頏百疾俱起
盲禿狂癡萬怪偕來變不虛生緣應而起而中材
好大之君樂休祥而昧致戒已未有善而詹詹惟
瑞之言又不思所以應之而因以自怠是以稱善
未幾而昭士已悖于域門之外故儒老先薄言其
事乃至詆符瑞爲無有者皆過激之論也夫天人
之相與特一指也日月星辰之麗風雨明晦之變
即吾心之妙用而飢食渴飲利用出入即天地之

機踵也拱生之穀同穎之禾雖鼎之雉退風之鷄
果何與於丘哉而孛食星隕霖震木冰山崩地震
蜚蠊麋蚋春秋悉與人事雜而識之是誠何意邪
豈非四靈三瑞五害十輝靡不萌於念慮之初天
道若遠而念慮之至則象類之見有不可而遮乎
君高其臺天火爲災多其下陣淫水殺人賤人貴
物豺虎橫出孽孽專政穀果不實臙致蠹臭引蝶
亘古猶是故治世不能必天之無災而能使災之
不至於害聖人不能使天之無異而能使異之不
至於灾雷電以風拔木發屋而歲以大熟日食震

電川灑冢崩而周以東播惟戒之不戒爾身有醜
夢不勝正行國有祆祥不勝善政是故譖變異而
休者未有不興稔休祥而怠者未有不亡漢之武
帝放意殺伐天下愁苦其治效苟不至於大亂則
已矣然在當時旱暵彌年孛彗數見顧乃以爲偶
然而景光嘉祥芝鴈金馬史不曠紀則歷代之事
可知矣今歲旱矣而曰天以乾封星孛矣而曰天
報德星是則果自欺也何惑乎速化希音者之爲
欺邪惡戲孰能翊翊小心夙夜警戒如楚莊者而
從之乎若昔楚莊之涖域也見天之不見祆地之

不出孽則禱于山川之神曰天地或者其忘不穀
乎若楚莊者可謂上畏天戒謹于厥躬者矣是以
雖夷君而主盟諸夏方域大治子孫長乂此其效
焉行之非難人何傷而自絕哉

栗陸氏

栗陸氏是爲栗睦

古以陸爲睦漢郭仲奇碑云風崇和陸

教昏勤民悞

諫自用於是乎民始攜東里子者賢臣也諫不行而

驛之栗陸氏殺之天下叛之栗陸氏以亡

鄧析子

後有

栗氏睦氏

陳靈公不君洩治諫而死而傳稱孔子援詩以罪

之予以爲非夫子之志也夫春秋書曰陳殺其大夫洩冶蓋以章靈公之惡悼冶之賢而死不以罪也迷於傳者乃以爲夫子罪其直言於淫亂之朝而以累上書之失之遠矣竊嘗言之春秋之書可
以義推而不可以例解也聖人之予以奪若權衡然一參一累自有輕重權隨之而移爾惡可膠權而求其分兩之當哉稱國爲討爲累上此二傳之獨見非經意也穀梁云治之死不罪公羊諸侯之臣書之策者無非大夫也書曰殺某則是殺大夫矣是故會聘泣事若盜殺俱不書大夫
自大夫以上始書于

策書殺大夫其者明大夫之不當殺也猶立君致書明不當立不當致也葵丘之會齊小白爲載書而盟諸侯

其四命曰毋專殺大夫書殺大夫於春秋豈復有是者哉古者諸侯之大夫一偕命于天子及其有罪則請之天子命之殺則殺諸侯不得而專之周衰諸侯專恣大夫之罪未登於殺而輒殺故未有不書大夫者惟藥盈良宵不書大夫以其絕於國也皆奔而復入雖然書殺大夫亦固非一律矣有盜有人有名有國書名者三書人者七書國者三十有二稱國以殺者君殺之稱人者衆殺之而其名賊

則大逆者也苟非弑君則不名賊三大夫者借繇

君弑見及故及其賊之名孔父仇牧首息蓋遭篡逆力有所不能制而與

君生死者以君而及之所以榮也杜預謂貶者妄矣君豈得而字臣哉二百四十二

年之間固未有書某君殺一大夫者則稱國殺為

君殺明矣亦未有衆殺之而書國君殺之而書人

者洩冶之死孔寧儀行父實殺之而書國殺曰君

實殺之也書曰大夫是不當殺也夫冶致諫其君

而二子請殺之靈公不禁是不曰君殺之乎予以

是知聖人婉筆書之深見其惜之之尤也而辨者

執左氏之說而求之春秋至有夫子懷寵不去亂

朝之語是膠權而求分兩者之見也是後世不忠

于君謀一已之利而不顧民社存亡者之言也聖

人豈有異於人乎哉昔者夫子之言不諫則危君

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固當不義臣不可

不爭於君紂之不道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

諫而死而夫子俱謂之仁射丁衰委之代垂老作

書以示勸沮若冶之忠君死誼方褒嘉之不暇而

且罪之惡在其為孔子也且治在陳何寵之足懷

哉史記比干見箕子諫不聽而為奴曰君有過不

以死爭百姓何辜乃直言而死治之忠縱未比

路史前紀卷六
之分而非不在此也今徒以名爲罪是所書之大
夫無非罪矣曹宋之大夫持不足登春秋爾顧以
爲非罪邪晉一日殺三卿而皆名不皆罪也
至于後世有曰良史而左

繆聖人之意以誣墓鬼者予於班固見之矣京房
以忠憤死則以爲不度淺深危言譏刺晁錯以忠
謀死則以爲知小謀大禍發如機至於翟義倡義
計賊則又以爲不量力以隕其宗是則伏節死義
皆固之不取矣是則人臣之事其君必如無口匏
立仗馬不鳴鴈然後爲明哲歟王鳳以戚里擅政
王章力爭以死漢忠也而曰不量輕重以陷刑獄
王嘉爭董賢以死何武謀王莽以死死忠也乃曰

區區以一簣障江河用沒其身夫爲大臣而量輕
重以進者全軀擇利之徒也嘉武身乎將相可以

區區自處哉

陽處父晉太傅也既諫以死而左氏且以爲侵官固可知也

故非

聖人而率肆詆短鮮有不害名教者昔范曄謂固
下死節否正直不叙殺身成仁而予且不得以固

爲良史

通鑑論東漢黨錮
似此俱未善

贊 上天作令皇辟迭王穆穆聖倉四目靈光受河
之圖仰觀俯察立我文字創制垂法朝廷之上以正
君臣閭黨之間以肅尊親著績別生升中于岱文治
以興布祆奚怪

禪通紀一

路史第六卷

路史第七卷

禪通紀二

廬陵羅泌

男 莘承命註

昆連氏

昆連氏一曰釐連氏一曰釐蓄民釐本又作驪昆連者昏

晦之謂也昆釐皆有昏意連蓄皆有積意後有釐氏厘氏驪氏于志寧云

追連胥之絕軌謂昆連氏赫胥氏也

自生民以來君有宇宙者多矣十紀之辟不勝計

予繹路史僅得其五其五紀則遂亡之矣有或禩

出傳記如焱氏

莊子有焱氏之頌孔子窮於陳蔡

其數也泰氏著於莊子

蕭衣云有虞氏不及泰氏司

李以為大庭氏成堆氏

龐子問曰大上聖成堆氏

注謂伏羲皆非有天下兵強而世不奪與天地存又鷓冠子曰素

成睢得一故物而制焉劉外紀作成鷓繆矣

皇氏內崑氏之著於鷓冠子

近者視其善遠者慕其用不蔽故能疇闔四海以為一家夷貉萬國以

時朝服此素皇內崑氏之法成睢之所防以起等

世不可雖間存一二而政迹無滅沕穆難稽然文

懼沒厥號因復著之庶來者得以觀焉易曰過此

以往未之或知子休曰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

信矣

軒轅氏

軒轅氏作于空桑之北

山海經空桑之北有軒轅山然空桑乃魯地

紹物

開智見轉風之蓬不已者於是作制乘車相輪璞較

橫木為軒直木為轅以尊太上故號曰軒轅氏

或云

轅之丘而以為名非也蓋軒轅所迹後人因以名丘

非因丘而為號且其丘在昆崙之下世以為黃帝之

所避風雨者權畸羨審通塞於是擅四方伐山取銅

以爲刀貨以衡域之輕重而天下治矣

銖文作至乃軒轅貨一金字也王存又云古文

軒轅字合為一按古封禪文與此正同貨字古皆作

化故蔡氏化清經云貨者化也變贊禪通著紀伊予握旋秉數稽功一德乘乾地不

愛珍乃權畸羨制彼貨刀與民通變稱物平施有無以遷皇上繇尊大號軒轅

軒轅氏古封禪之帝也在黃帝氏之前承學之士乃皆以為即黃帝氏失厥所謂莫此甚焉昔蒙莊氏論至德之世軒轅氏後乃有赫胥而尊盧祝融次之又後乃有伏羲神農黃帝其明著若是

六韜曰皇氏稟陸氏驪連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古之王者也伏羲氏神農氏教民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訊諸幣款有黃帝金而又有軒轅金別亦為二矣董氏有封禪文識有軒轅氏而又有黃帝氏莊子必兩種王王存又則軒轅自為古帝信矣後云軒轅字古封禪文也

世惟見史遷紀黃帝名軒轅更弗復攷於古失之

赫蘇氏

赫蘇氏是為赫胥胥蘇也傳謂赫然之德為人胥附而號之又以為即炎帝安矣

赫胥氏之治也尊民而重事方是之時人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鼓腹而游含哺而嬉晝而動夕而息

渴則求飲飢則求食莫知作善而作慝也出三入一

恂恍如遺子華子天之精氣大數常出三而入一其

三之謂化精氣以三成必義軒轅所柄以計也赫胥大庭恂恍如有所遺也故曰出於一立於兩成於三連山以之呈形歸藏以光曜赫奕而隆名有不居即之御氣大易以之立數以胥而自况胥史九洛泰定爰脫灑於潛山即天性

洞天也仙傳拾遺云薛伯高之祖玄真曰祝融棲神於衡阜虞帝登仙於蒼岳赫胥曜迹於蒼山黃帝飛輪於崑崙葬朝陽寰宇記赫胥氏在臨濟東湖此也故朝陽城內一里今章丘後有赫氏赫胥氏見風俗通山有扶蘇草木疏作扶胥越絕書言姑胥之臺董鑑吳地記言姑胥之山即姑蘇也

甚矣人欲之不可從也求以從其欲未有不失其所欲者也是故求為樂者失其樂求為富者喪其富求存者先得其亡求榮者必至於辱求以為大未有不先獲其小者也昔者穆王從欲而既失其欲矣秦皇繼之矣皇失其欲矣漢武又繼之漢武復失其欲矣而明皇又繼之是何邪夸與幾而已

矣幾生於所無而夸出於不足皆欲也位祿名壽四者人之所大欲也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則既有其位又有其祿矣其不足者名而所無者壽爾且名之所難及者遠而壽之所不能致者僊也於是事四夷將服遠以夸名而治愈卑禮方士將求僊以幾壽而身愈乏盡心力而求之而名與壽愈不可得也雖然服遠難也猶人之所為也而其所謂僊者則尤人之不能致者也彼以為致人之所能致未足為至必於人之所不能致者致之然後足夸也是以中材之主好名之心常卑於欲壽而求

僊之志尤重於服遠也嗟夫道在邇而求之遠事
在易而求之難惟精惟一此白晝蜚昇法也義以
是傳之炎炎以是傳之黃堯傳舜舜傳禹小顛顛
頊高宗文王夔龍益稷周召箕盤與孔子之所共
得也穆王之倫不知出此而乃區區外馳以求之
是之燕而南轅兩駢愈疾自謂即至而不知其日
遠也善乎周隱遙之告隨文曰帝王脩道速於人
臣二言之善萬域蒙福臣之所學非萬乘所修而
劉知古亦謂明皇人主長生與庶人異欲得長生
當先道化人和氣洽則僊自致矣若爲庶人之事

臣所未悉夫子之言可謂知所本者代之人能因
是而求夫所謂精一者則自得之矣又何必敝精
神苦筋骨而與死禍鄰哉雖然黃帝之所爲不在
是赫胥氏之所爲亦固不在是也且以秦皇悞惑
不悟卒至陵遲沙丘身首不歛爲天下笑鄉使穆
王遺祭公之諫則不獲沒於祗宮明皇稽至德之
禮則不得崩於神龍武帝苟非狼貝自悔易危爲
安則龍淵之廟不立矣方東方生之薦藥石於帝
也固以謂僊者得之自然非可躁求若其有道不
憂不得不然雖之蓬萊見僊人猶無益也而帝且

不悟既晚因大鴻言於是悉罷方士候神人者每對羣臣自歎曩之愚惑為方士之所欺則不知道而已伊尹有言天子惟不可彊為也必先知道知道則人欲輕而民事重矣如是則脫灑曜迹不為難也赫胥氏之果僂乎予不得而知也予悲夫求僂者之喪其欲也故存紳之學者毋謂太謾將有嘿而識之者

葛天氏

葛天氏葛天者權天也爰儼旋穹作權象故以葛天

為號

說文葛蓋也與鷦皆音蓋而集韻蓋聲也若葛切蓋曷去蓋古通用故曷且作蓋且涓確木從蓋

竭竭一從蓋蓋蓋蓋蓋一皆從葛世不知爾其為治也不言而自信不化

而自行湯湯乎無能名之其及樂也八士捉拏投足

摻尾叩角亂之而歌八終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

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臨萬物之極上林賦云聽葛天氏之歌張揖云三皇時君也其樂三人

持牛尾捉足以歌八曲一曰云云八曰摠禽獸之極韋昭云古之王者其事見呂春秋李善以遂物為育

草木奮穀為奮五曲塊拏瓦缶武棗從之是謂廣樂於穀達為微闕為曲塊拏瓦缶武棗從之是謂廣樂於

是封泰山興貨幣以制數會故沈滯通而天下泰矣

幣文有葛李洎云古葛字董氏譜云葛天氏之幣字雖質而與今隸無異但今曷從曰句曰辭曰聲無義

而此特從土從曰曰乃古之合字即為聲也曷與竭同所謂田竭田竭土事古文曷多作與猶此後

有葛氏見風俗通然少權氏

贊別旋穹蒼蒼孰測至極不有聖人伊誰軌則無言
而信不化而行垂法葛蓋天蕩蕩難名載民玄鳥臨
物之極八閔興謠莫知帝力

治者致順之道也無非事也亦無非教也夢有占
戎有卜災有祈信有盟聖人未嘗廢也是故無常
祀則淫祀不可勝舉矣無中聲則淫樂不可勝用
矣凡民之不可去者聖人不廢也抑爲之節文爾
已古者未嘗無樂也洪荒之世聖人出道以應世
各有一代之業有一代之業則必有一代之樂也
雖然樂者治之章而禮者治之文也文生而章出

禮先而樂後不可易也八七八終節未嘗無也節
未嘗無則禮未嘗廢也而世之人蔑禮節墮形體
泮鱗以爲行疇怨以爲賢託音乎聚儂之傍而羅
噴乎父師之側曰吾爲達也吾聞無懷葛天不如
是之蕩無度也子嘗學論語矣及微子之篇見其
著周公謂魯公之語而遂知孔子與三仁八士之
心然後三歎孔門弟子善述聖人之志而揚雄王
通皆不足以知之也夫微子一篇論出處之大致

一而特雜是章於間何哉彼周公之言上以爲君人

者而下以為事君者發也為君難為臣固不易君
臣之間微矣哉於其所厚者薄則無不薄矣親而

可施則何有於賢士大夫哉

施者殺而肆之也內則施羊亦如之氏麋施

鹿施麋皆如牛羊左施秦施冀苒晉施邢侯與叔魚於市由海經殺而施之晉語八從桑氏者大戮施莊子云長弘馳史施陳餘蓋同也開元五經文字作云弛廢亦非二世之殘骨肉

六朝之戕宗室此可仕其朝邪大臣不以則必復
很信任小人矣剝喪元良而信崇虎賊虐諫輔而

任尹諧與夫信石顯而疑蕭傳任裴齡而絀陸贄

此可仕其朝邪非是二者聖人不去也是故子言

衛靈公之無道猶且徬徨於其域

齊仲叔圍祝駝王孫賈等知

此則三仁之或去或死柳惠之或絀或處孔子之

去齊去魯樂師之適齊適楚八士之著於是列皆

可知矣故舊無大故猶不可弃則君非有大故而

可去乎朋友且不可求備也一人或過其可求備

而去乎知是則接輿沮溺晨門荷蓀有可得而議

矣於戲山林之士豈止於不知反哉而世又有無

故宅嶺稱慕巢許以蘄達者水南少室皆為捷徑

大有佳趣豈特岑岑之中南邪巢許之事予無信

焉且不仕無義可也長幼之節如之何其廢之夷

俟之態固嘗見於沐柳矣然則數之賊而叩之杖

是乃聖人之隱也彼阮籍韋高王澄胡毋輔之之徒復何爲邪譏山甫姍文王謏髀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莊周不如是也而况無懷之與葛天氏乎晉室之爲夷南北之紛更皆繇此徒出矣而何任達之足云是故先王之治先其禮而後其樂樂者溷濶之竟而禮者人之城也禮勝則愚故樂以生之樂勝則流故禮以守之禮也者所以嚴分而防佚者也苟嚴矣何慢之足憂苟防矣何亂之足病彼箕踞裸程託音爲達其禍已不可勝言矣非直聖人病之俾門佃役

莫不以爲病也詩云野有死麕白茅苞之夫麕旣已死矣在所可弃矣而猶苞以白茅何邪死惡其溲於地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易曰藉者白茅無咎苟厝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此其禮之所以不可以已而流遁者之所以獲罪於聖人也

禪通紀二

路史第七卷

四

四

九

